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二十回 莫逆友撮合締朱陳

隱跡三年遠境，一朝衣錦榮旋。故人敘出鳳家言，躬祭傾觴消愆。葬樞往探姻事，相嘲驚淚如泉。和盤托出扇頭顏，得訂雀屏開選。

右調寄《西江月》

卻說那衛旭霞榮歸故園，真個驚動長圻一帶老少山民，個個喝采。更且平昔的相知故舊，都自拜望。旭霞停過兩日，亦不免各家去登門答謁了。如此你來我往，熱鬧門庭，也可謂榮耀之極。但是到山時，聞得了鳳來儀夫婦二人相繼而亡，心上未免有些慘傷，過意不去，只得備了祭禮，去布奠他夫妻、亡女三人一番。然後請了堪輿，擇日起造墳塋，葬了雙親。諸事理畢，遂思想吉彥霄得仙丹去，不知有效無效，心急如箭，巴不能夠插翅到蘇。

一日，留兩擋親靠的家人，看住了宅子，叫鷓兒隨了，一徑到卿雲家來。少敘片時，即打轎到吉家去，豈知吉彥霄有事到浙中去了。中心怏怏回來，坐於卿雲齋頭，千思萬想的難過。卿雲見他眉攢戚戚，就曉得他去尋彥霄不遇，為著這樁事心急納悶，正未知已有那好消息了。

卿雲此時，要故意作耍他，說道：「表弟可是會不著彥霄兄，在此不快麼？」旭霞道：「正是。」卿雲道：「前者他到崑山一日，歸時即到我家回覆了，到杭州去的。我方才恐表弟著惱，故不敢說。」旭霞聽得「著惱」二字，不覺失色的驚問道：「他來回覆表兄什麼話兒？」卿雲道：「大凡事體，再不可磋跎的。若一失之於先，必要悔之於後。」旭霞道：「怎的呢？」

卿雲道：「彥霄兄將這丹去，與他表妹吃了，頃刻之間，如狂風捲霧，得見青天，痊癒如故了。以後彥霄兄遂啟口說及姻事，豈知那老夫人因前番出庚來哄了他，目下道是用藥神效，感激是感激的，求婚之說執意不肯金諾。其中更有什麼不可言之事，他略露過一句，就縮了口。弟再四查問，他竟不肯說，但酬金百兩幸喜不食言，餘外並無別話了。」

旭霞道：「不信有這樣奇事！小弟與他家有什麼不可言之事？且待彥霄兄回來，與他講。就是一萬銀子，我那個看他在眼裡！若果然不肯與我聯姻，只要他原去尋那張紫陽討丸金丹賠了我，萬事全休。」

卿雲道：「表弟又來說癡話了，仙人豈是容易相值的？昔漢武帝欲尋不死之藥，差無數童男女往三神山去，不知費了許多心思，究竟不知其所終。今表弟也若要他尋仙，覓丹來償你，真個是使渠去大海摸針了。倘彥霄來時，還得委曲些兒，或者還有一線可通之路亦未可知。」旭霞道：「表兄之言，焉敢不聽！但目前憑限只得兩個月了，那有慢工夫去與他歪纏！這便怎處？」

卿雲正在那裡暗笑他，恰好門上人進來報導，「吉老爺到了。」卿雲同了旭霞出去迎接進來。作過揖，坐定，吃了一道菜，彥霄即欲啟口說及做媒事，忽然想著旭霞前番這些癡情，乃道：「待我且說一個謊，哄他一哄，取笑一番，然後說出真情未遲。」

正在那裡凝睛細想，旭霞心中躁急，熬不過，開口乃道：「彥霄兄，平昔相敘，高談闊論，極有興的，今日為何口將言而囁嚅也？」彥霄道：「也沒什麼，只為叨擔了盟兄的仙丹去，不能遂小弟先日之言以報尊命，故爾不敢輕易啟口。」

旭霞嚇得滿身冷汗，戰戰兢兢的道：「方才家表兄說此丹已是奏效的了，更有何事難以顯言。」彥霄道：「丹藥是靈驗甚速的，但是其中更有一段難與兄言之事。」卿雲此時見得彥霄如此光景，乃暗想道：「前日他來對我說時，是允了的了。我方才不過是造謠耍他，何故彥霄也是欲言不言，莫非彼家真變卦了？」正在那裡冷觀。

此時旭霞真個急得沒主意了，遂立起身來道：「好歹求盟兄賜教了罷，何可只管含糊？」彥霄道：「家表妹服了仙丹，停過半日，漸漸能言如故。小弟遂不勝之喜，道是盟兄姻緣之事，竟有十分成就之機。豈知他母女兩個，各執一性。弟再三言之，竟不肯出口說一個『允』字。」

卿雲此時也為表弟著急，慌忙問道：「他兩位執恁般性兒？」彥霄道：「不要說起！家姑娘呢，道是從不曾出庚的，前番哄了他，因而不利，生起病來，幾乎害了性命；情願酬金從厚，議婚之說，萬無此理。這時我道，家姑娘不允，倘或家表妹感激仙丹再造，或者倒是情願的，還可於中苦勸玉成，悄悄地遣春桃進去，做了蜂媒蝶使。誰料他的執性，更甚於為母者。不知有什麼不愜意於兄，怨恨忿忿，堅拒不從。又似不可向人明言者。如此小弟遂佛然返舍，即到卿雲兄處來回覆了，到杭州去的。聞兄今早到舍來，尊駕才出得門，小弟即於此時返舍的，未曾駐足，即來報命。」

旭霞聽了彥霄這一席話，乃心虛了，竟不答言。但覺五臟如裂，汗流髮指，魂飛魄蕩的，暗想道：「那個寡婦不肯，猶可說也。可笑那素瓊小姐，向日我雖題和了那首詩，又不曾明寫某人題扇索和之情，出來獻你的丑。我道不為什麼大過，何竟頓起鐵石心腸，把往日這段愛小生的芳情，一旦付之東流？」想到此境，竟爾不避羞恥的大哭起來。

此時彥霄、卿雲兩個，始初暗裡好笑，見他情癡光景，失聲大笑，哄堂一回。彥霄乃對旭霞道：「年兄何可如此認真！把情懷放淡些兒。」旭霞道：「豈不聞情之所鍾，在我輩耶？」卿雲道：「表弟差了。你與他又不相識，有何鍾情處，也值得如此傷心？」旭霞道：「豈無？」彥霄道：「難道家表妹先與兄彼此識箭的了？」

旭霞道：「不瞞兄說，也曾略略見過一面。既是他執性了，我如今也不肯與他藏羞掩恥了。他道我觸突了他，見棄往日向慕之情。現有他執證在我處，我非泛泛而為之者。即如那個鳳家家資、美女，一旦不受，原是為著他做此負義之事；不然，到手的洞房花燭，何可棄之而逃耶？」

彥霄、卿雲見旭霞說了這些話，又聽見說出「執證」二字來，倒驚呆了半晌。彥霄遂問道：「什麼執證呢？」旭霞此時，正在盛怒之際，就要在袖中取出這把畫扇來與他們看，又恐怕不雅，乃向袖中摸了一回，又停住手。

此時彥霄見他躊躇，暗想：「必竟道是表妹有什麼情詩了。」竟走近身去，一把揪住了旭霞的衣袖，著實一搜，摸著了這扇，拿在手中，與卿雲細細的看。旭霞欲要去奪來藏過，又怕扯壞了，遂停了手，索性讓他們兩個看個真切，自己在廳上踱來踱去的摹腹懷恨。

兩人看罷，各自驚駭。卿雲道：「這個男子，明明是家表弟的樣兒。這個娉婷，想必是令表妹的尊容了。看起這首詩來，自己倡韻，先存炫玉求售的意思在內，也怪不得家表弟奉和自媒。」彥霄是至戚關情的，此時見了，不免有些不樂，又不好見之於詞色，乃略略回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卿雲又道：「令表妹有此才技，真可稱女中學士了。」

彥霄道：「這樣不由其道、無媒自前的事，那裡算得才技？但若小弟今日不見這柄扇子，他母女執性也不便去強他了；既承旭霞兄不避瓜李之嫌，和盤托出，弟倒丟不得手了。待弟將這把扇子去，在表妹前暴白一下，再與家姑娘說了，促他快快成了姻罷。」旭霞見說要替他促成姻事，頓生歡喜，但聽見要拿這扇去對證，心中又捨不得，乃道：「彥霄兄，扇子拿去不得的。」彥霄道：「若無他原韻去，何以為兄暴白？」遂袖了扇子，起身作別。

兩人送出門時，彥霄又復轉身來對旭霞道：「小弟明日就發棹去了。盟兄可住在令親處，俟候好消息罷。」旭霞喜不自勝。彥霄又扯了卿雲到街心去，附耳低言道：「我始初道是令表弟是個情癡，說個謊來哄他。不道說到後邊，倒露不得真情了。前日所言已允之說，吾兄曾說向令表弟知否？」卿雲道：「不必憂慮。小弟方才亦為哄他，先說令親處不允，已嚇過他一番了，但不十分與兄之言合符，略略大同小異的。」彥霄道：「這個還好，省得令表弟見氣，索性大家不要露出主角來，到事成之後說明，就無關係了。」說罷，遂拱手而別，上轎去了。正是：

金蘭至戚相嘲戲，惹得情癡淚滿腮。

卻說那表兄弟二人，送了吉彥霄去，轉身進來，卿雲有事到裡面去了，旭霞獨坐空齋，思想尼庵之事，乃嗟歎道：「最可恨

者，那花遇春一人耳！我若不是他說計哄騙到鳳來儀家去，做這事體，是年小春中旬，他到庵還受生時節，自然去踐雲仙之約，會晤素瓊小姐。那時便遣雲仙做個蜂蝶使，兩下私訂了姻盟，中解歸時，吉彥霄作伐成過了親，亦未可知。何由延挨至今，惹出這許多惡風波來？論這情理上來，真個該千刀萬剮的！」乃捶胸跌足一回，默默無言，臥於榻上。恰好平頭兒請吃點心，遂立起身來，整整衣冠，到裡頭去了。不題。

卻說那吉彥霄回去，把這扇子將來仔細一看，乃恨的道：「世間那起三姑六婆，真是宦家閨闈之蠹，再不差的！好好裡一個千金貞女，被她哄騙到庵去，做出這樣勾當來。更可笑我家姑娘，只得一個女兒，不能防閒他，任他與人詩詞往來，竟自置之不問。如今幸爾大遭這柄扇來與我見了，自然與他隱諱的。若落到別人眼裡，被他播揚出去，怎處？如今且待我暫收在此。到姑娘處，得成了親事，慢還他。倘不允時，倒不便還他，竟自毀碎，以滅其跡，卻不甚好。」遂將扇包好，鎖在匣中。

到得明日，下了船，望崑山進發，不終日間到了。走進門去，與老夫人相見了，乃道：「近日表妹安穩的麼？」老夫人道：「感謝不盡，一好如舊。」彥霄道：「如此極妙。今姪兒特來與他作伐，不識姑娘尊意何如？」老夫人道：「賢姪做媒，難道有什麼差處，不聽你呢？況你表妹原是那衛生的仙丹醫好的，又是一個新進士，只怕他不肯俯就，我這裡再無不允之理。但有一件，賢姪諒來是曉得的：我因年老無依，要入贅倚靠終身的，不識他可願否？」彥霄道：「他也是椿萱都去世的了。若去說時，自然樂從的，但是他赴任之期在即，倘送過聘，就要成親的呢。姑娘也要計議定了，為姪兒的好去回覆。」

老夫人聽了這句話，思想一回，乃道：「待我且去吩咐收拾點心與你吃了，再商量。」說罷，進去吩咐過廚下，即到素瓊房裡去通知了一聲。出來恰好有點心了，喚碧霞掇到書房裡，與彥霄吃過，乃道：「賢姪方才雲就要成親之說，算來也使得的。我方才已曾進去，在你表妹面前通知過一聲，他不答言，想是願的了。你明日回去時，說我們要招贅他，該是女家下聘的。因沒人支值，倒教他從儉送些聘禮過來，然後與他擇吉成親便了。」彥霄道：「姑娘高見，甚是妙極。待姪兒明日歸時，就去促他擇行聘吉期送來。」說罷，又吃過兩壺茶，至夜睡了。

次早起來，梳洗飯後，原請了庚帖，下船歸去。正是：

百年姻眷今朝定，兩下相思一筆勾。

卻說那衛旭霞聽了彥霄吩咐，准准牢住卿雲家裡，望眼將穿，等候回音。正在那裡焦躁，只見鷓兒進來報導：「外邊吉老爺到了。」旭霞欣欣出去，迎接進廳，作揖坐定，喚鷓兒來點茶吃過。彥霄道：「令表兄可在？」旭霞道：「有事他出去了。」遂啟口道：「煩兄大駕，往返長途，弟深抱不安。未審到令姑娘處怎樣委曲鼎言，令表妹處恁般為弟措辭暴白了？」

彥霄道：「小弟此去，先說得家姑娘允了，然後乘間喚侍女春桃，教他傳語，細細與兄代言請罪過。那時將這柄畫扇，授與他拿進去。那侍女依了小弟之言，卻說向家表妹知道了，出來回覆道：『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。既是母親允了，為女兒的焉有揀擇之理？』遂留下這柄扇兒，又囑付一聲道：『前日之言，不要說起了。』如今年兄也須記著，後日閨房中言談之際，也只做個不知便了。」旭霞道：「自當領教。」

說罷暗想：「這扇子，若是成了親，自有活現的嬌娃親近了，要這樣鏡花水月何用？縱使他留在那邊，少不得仍歸我的。」乃道：「扇子原是令表妹故物，既留下，也不必說了。請問令姑娘尊意，要怎樣行禮呢？」

彥霄將姑娘所囑之言，述與旭霞聽了。旭霞心上十分歡喜，道：「既蒙令姑娘見愛，又承年兄玉成，待弟與家母舅商量定了，即日擇吉行聘。」彥霄道：「既如此，且暫別，另日恭候回音。」說罷，喚家人在扶手裡取這庚帖出來，付與旭霞收過，遂起身出門，上轎而去。

旭霞急忙忙的奔進去，說向母舅、舅母知了。正在那裡商議，恰好卿雲回來，述與聽過。那時三人計較定了，即差人去選了個行聘吉期，通知過彥霄，教他差個家人，一同送到崑山。然後整頓備禮，件件停當。

到這一日，請了冰人，畫船鼓吹，傘夫皂隸，鬧轟轟的送禮。在崑山宿過一夜，明日回吉轉來，比之去時，更覺熱鬧一倍。這時，杜老夫婦二人，真個歡喜無任。至於這衛旭霞，虛空思慕了三載，今已行聘，道是美貌佳人，不一月間就有得到手了，竟自樂極無量；乃與卿雲迎接彥霄，謝了一回，拱入園亭，開筵款待。外廳宴勞家人各役。准准鬧了一日而散。正是：

漂流三載得重回，復遇心交撮合媒。

締卻好姻消怨曠，一朝喜氣解愁眉。

那吉彥霄已謝宴歸家，這起回盤家人各役，也都領了犒賞，叩頭而去。不知這老夫人擇於何月何日，來迎旭霞去成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是衛生丹成九轉時矣，又被杜、吉兩君一班鬼話，令人氣殺！然天下好事，決不易就，不氣殺，不樂殺也。